

人生况味

## 光不能借给你

梁凌

周日下午很悠闲,宅在家边喝茶边乱翻书,无意间看到一个故事。

话说左宗棠任军机大臣时,非常清正,一个故交的儿子去跟他要官,他不理。后来,此人看到一把扇子,上面的题字很像左宗棠的,便喜出望外地买下,又叫人刻了枚左宗棠的私章,用印泥盖在扇上,然后拿着扇子,居心叵测地到处招摇,果然有人上当。

上当的是福建总督。总督问,都立秋了,天又不热,你拿着扇子干吗?此人说,天是不热,不过,此扇是左大人赐的,故舍不得离手。总督听了大骇,使人打听,此人之父,果然跟左宗棠有老交情!于是,此人很顺利地赚了个知县。

我这边正看闲书,突然接到女友的电话。

她说上午去找某某办事了。她说的某某,是我一个老同学。我诧异地问,你认识他?她说认识呀,前两年,你不是带我去找过他吗,我记下他电话了。

我在记忆里搜索半天,好像是有这么一出,两年前的事了。那他认识你吗?我问。

还真不认识,她有些小得意,不过,我说我是你朋友,他就明白了,很爽快地帮了忙。

我吓了一跳,很自然地想起了左宗棠。我一个小小人物,跟左大人一样被借光了!

转念又想,幸亏我不是名人,不是大领导,不是成功人士,如果是,那危害可就大了。人做到一定位置,许多亲朋好友就跟着沾光,做事并不经过他,只需说,我是某某的什么什么就行了。于是,这某某就糊糊涂涂被人利用了,也许到东窗事发殃及自身才知道。

被人狐假虎威不是自己能够掌控,但管好自己的物件总是可以。记得有一次,一个交往不多的朋友要借用我的身份证。我问他干什么,她支支吾吾,明显有不可告人之事,于是,我毫不犹豫,直截了当地告诉她,不可以——谁知道她是不是行不法之事呢?!

我们是身份证,艺术家是印章。有一次,邻居们看见大画家吴冠中在门前坐着磨印章,问他这是干什么。吴冠中说,不打算写字画画了,这些印章得磨掉,免得被人拿去乱盖。

还有莫言。据说莫言获诺奖后,刚开始有段时间,莫言家乡的土地,要被种成万亩红高粱,他家的房子要被修理,他父亲不愿意,有官员解释说:“莫言已不是你的儿子了,你的家,也不是你的家了。”听来真是感觉又好笑又心酸,借莫言的光搞旅游未尝不是好事,借他的光搞破坏还振振有词,未免叫人目瞪口呆。

世上有些光是能借的,这些光无害于他人,像古人凿壁偷光,邻居家的光并不减少一分。有些是祥光,实在是光芒万丈,能普照的人越多越好,如发电借风的光,普陀山借了观音的光,西安借秦始皇的光,丹麦借安徒生的光,月亮借太阳的光,我们借月亮的光……这些光,不借才是傻瓜。但是,那些用来损人利己的光,还是不要借的好。

回望故乡

## 记忆中的那条小河

刘传俊

夕阳衔山,渔歌唱晚。冒着酷热在田间劳作了一天的人们,回到了同样燥热了一天的村庄。晚饭后,住在村北头大路旁的我们,总会迎接三五成群的姑娘从此路过到东河沐浴。奶奶开玩笑道:“姑娘们,又下‘天河’哩……”留下的,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

这条“天河”位于村东,下了寨河沟再往东走几百米即是,属古宛城有名的梅溪河的上游。河水哗哗,长年不断,乳汁般哺育着生活在岸边的人们。它发源于我们村庄北十多里地的八百里伏牛山的余脉——紫山的南麓,依岗就坡蜿蜒南下,流经距我们村庄南20多里地的宛城汇入白河。湍急处声如洪钟,舒缓处如情似私语。无论湍急段还是舒缓段,都曾是我梦里流动的平平仄仄的诗行。

小河流经村东时,身躯左右一扭,岸边便呈现出两个斜对应的干干净净白白亮亮的大沙滩,宛如情同手足的姊妹,一个守护于母亲的西北侧,一个守护于其东南侧。小河边大多生长着生命力极强的地皮草,夹杂带着节节草、狼尾巴蒿、稗子草、野艾蒿、旺旺狗、黑点菜、芥子芥、鱼腥草、蒲公英、野菊花、茅草之类,百草园似的应有尽有。靠水近的地方,长着野芦苇、茅辣子等。野草野花赤橙黄绿青蓝紫,装扮得流水潺潺的小河更加富有灵性和诗意。除寒冷的冬季,村妇们时常会拎盆、端盆到河边洗刷衣服、被单及锅盖之类。乡间俚语和着洗衣声,随着小河的柔波一闪一闪飘向远方。绿油油的水草,头发辮似的,在水里悠闲飘摇,成群的小鱼在其间摆尾穿梭。少年时代,我曾不止一次陪伴妈妈来到河边。时常有蜻蜓、蝴蝶在我们周围翩翩起舞。河岸边的杨树柳树上,还不时送来小鸟婉转清脆的歌唱。妈妈将洗净的被单往河滩或草上一搭,等全部洗完衣物回家时,才来时洗过的基本都晒干了。晚上盖上拆洗过的被褥,会闻到一股沙

子、青草混合着阳光轻柔发酵的特殊味道,做一个香香甜甜的梦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,正读小学的我们,雨后常被老师组织起来到河边抬沙子垫校园和操场。生龙活虎的劳动场面,在老师的指点下写进了作文里。操场边沿的向日葵、牵牛花、梅豆角藤蔓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紫的粉的花,也许被我们热爱劳动又活泼可爱的身影感动了,朝着我们一个劲儿地微笑。顽皮的伙伴,放学后偷偷溜到小河里摸鱼、摸螃蟹、摸泥鳅、摸黄鳝,用破竹篮子捞蚂蚱,每每都不空手,总是高兴而归。7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,我曾从50里开外的外婆家,用借来的自行车驮回两墩生长于沙土沟边的毛竹栽种。为使其适应土质,当晚,在明亮的月光下,我找了两个簸箕,到河滩上一担担挑回沙子,与院子西侧的黄土掺和铺垫种植。竹子不但成活长势喜人,还繁衍成了小小的竹园。妈妈逮回的小鸡小鸭,就放在里面饲养,简直成了它们的乐园。左邻右舍常到我家掐竹叶熬茶消火,刮竹茹当药引治病。我知道,垫底的河沙功不可没。那年月,村人起房盖屋、打水泥坯、砌砖和白灰或垫院落路地面,都会到河滩上取沙,聚宝盆般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干旱季节,人们便用台水泵,把黑粗管子直接插到河里抽水,浇灌岸上的农田。

那时为积攒肥料,生产队会在村里建一处羊舍,前面是一间麦秸秆铺顶的草房,通向后面垒了围墙的空场。每家的散羊,都由队里安排把式集中放牧,东河自然成了羊群光顾的草地。像月牙泉边的鸣沙山一样,白天供骆驼人踩,晚上又恢复原貌。小羊白天被羊群啃啮,翌日早晨又出奇地冒出嫩尖尖,长年累月,生生不息。即便是在冬季,太阳一出来,羊把式也要到河边牧羊。不用发愁,有的是枯草败叶。这里是羊们无穷无尽的粮仓宝库。

河流的西边是片沙土地,自南而北布局着村中四个生产队的菜园。每个菜园都打有一口浅水井,用于浇灌豆角、包菜、韭菜、西红柿、茄子等。井水清冽

甘甜,不含一点杂质,浇灌过的菜蔬,或水灵灵或瓷顶顶,口感极好,当属上品。这也许缘于河水渗透过滤之故。更为有趣的是,我曾在书店里看到过一幅画,一边是水流潺潺的小溪,一边是满目葱茏或红了辣椒紫了茄子的菜园。园内水井旁,有一头拉水车的小毛驴,一戴草帽的老者,手握铁锹在改水浇灌,稍远一点,是黛瓦白墙的民居,更远的则是巍峨的崇山峻岭。我猜想,画家构图大概就是以我们的东河作为最原始创作题材的,然后又作了巧妙的艺术加工。不然,画作为什么与我们东河景色竟如此接近。

不知何时,东河旖旎风光荡然无存,满目的脏臭不堪。诱人的菜园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养猪场和羊圈。其主人清扫时,用水管直接把粪便冲入河道,小河成了蚊蝇滋生之所。常年生活在他乡的我,一日沿河道逆流探寻,所见现象与我们村庄惊人雷同,建筑垃圾也被恣意倾倒在河道内,废弃塑料袋在河边高的矮的树上招摇。也有将水流围起来蓄水的,但异味刺鼻。上游如此污浊,下游还能好吗?很难想象,它流经市区时究竟会是一副什么模样。日夜川流不息,汩汩流淌了百年、千年,甚至更长时间的东河,的确已徒有虚名,再也看不到她往年的靓影了,甚至连一粒干净的沙子也难以寻觅。

曾到东河里沐浴的姑娘们,可否还记得当年夏季河水的清澈和凉爽?如今,村里爷爷奶奶辈像东河一样,永远地睡着了,唯有进入耄耋之年的父辈和我们这一代,还珍藏着东河的飘逸和洒脱。对下一代再下一代来说,根本没有了东河曾风姿绰约的概念了。

大地广袤,河流纵横,村东的小河可谓普普通通,但为什么让我无法割舍心中的怀想?夜深了,我依然无限。我仿佛听见河边野草拔节的憧憬,仿佛看见野花开放的执着。东河瞬间在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,希望的田野上少了一条欢快流动的血脉,家乡的文化史上少了一个美丽律动的符号。

意蕴深邃而又多姿多彩的乡愁啊!



蕉林听风(国画) 秦英豪

聊斋闲品

## 预先警告

吴克成

耳边又响起《色·戒》里王佳芝在珠宝店中对易先生说的“快走”。这两个字,不着力,却字字千钧,救了易先生,葬送了她自己。

这一声低低的“快走”,在心理学里叫作预先警告。预先警告的作用是使人态度转变,让事情按发出者的预期发展。《红楼梦》里最擅长用预先警告的是王熙凤。最典型的是在秦可卿死后她去协理宁国府的时候。她这样敲山震虎道:“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,由着你们的,如今可要依着我行……错我半点儿,管不得谁是有脸的,谁是没脸的,一例现清白处理……”她可真是板上钉钉不打白条——有一个迎送客者的迟到,王熙凤立刻让人带出去打了二十板子,革去一月银米。

预先警告就要像王熙凤这样具体可行。这看起来简单,真在实行的时候对准穴位也不容易。我就常听到这样的说辞:“你再去网吧我就打断你的腿!”或者“你下次再考不好我就打死你!”……这样的预先警告声势虚张得太大,一般就成了当空的一个响雷——他再去网吧或者再考不好,你难道当真要打断他的腿或者打死他?

预先警告有双重作用。如果接受者原有态度不够坚定,对态度对象的卷入程度低,将会减弱接受者对说服者的防御和阻挠,从而促进态度转变。比如莺莺刚见到张生,虽然郎有情妾有意,但一切只是萌出小芽儿,这时老太太出面喷水,说不定还能当个优秀消防员。倘若等张生跳过墙来将生米做成熟饭你再出来指手画脚,力挽狂澜的机会恐怕微乎其微。

面对此情此景,最好的办法是“和清”他们,假如你指着莺莺的鼻子说:“你要是不跟这小子一刀两断你就别进这个家!”得,她十有八九会跟你拜拜,十八年的闺女白养了——这还是好的结果。

《三国演义》里张飞在关羽被杀后心里郁闷,限手下三日内置办白旗白甲挂孝伐吴,范疆、张达见难以备齐,要求宽限几天,张飞鞭打他们后警告他们道:“如果违了期限,就杀你们两人示众。”结果这预先警告成了一记追魂令,当夜他的首级就被范疆、张达取去了。

可见预先警告过了头,老鼠的胆子也会大过天。所以如果你在发出预先警告后,对方如果又腰跳脚,天老爷老大他老二,那就表示你这预先警告过了头,或者根本不该说出口。



竹林七贤(国画) 沈克明

夜谈,被诗人北岛的一句话猝然击中,他在《失败之书》中说:“诗人的心像停车场,知道有多少辆车进来,停在什么位置。”这真是一个俗而精妙的比喻。掩卷而思,觉得不独诗人,我们普通人的心,不也像一个停车场吗?

你的心越宽广,停车场就越大,也就能容更多的人,更多的事,更多的风雨。

内心强大,需要有一个宽敞的入口,它就是你的心门。这个心门,不必奢华,但一定要足够宽敞,方便进入。有的人心很大,但太自负自傲,总是摆着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脸,谁还敢贸然进入呢?

一个停车场,要有入口,放世界进来,还要有出口。再强大的心,也是和停车场一样,容量有上限。一个人,不能把什么入什么事都放在心上。那样,你的心就会不堪重负,拥堵不堪。出口是和入口同样重要的通道,放下一些人,放走一些事,你才能有空间容纳更美好的人和事,也才能让自己透气。

不是什么车进来了,那就是停车场的私有物品,它有进来的冲动和自由,也有随时出去的可能,你必须要有这个心理准备。你要知道,大多数车,进停车场只是临时停靠,它有它自己的位置和世界。人也一样。攘攘一生,我们会遇到很多人,其中有的成了朋友,一度在我们的我心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,但时世变迁,人心难

灯下漫笔

## 停车场

孙道荣

料,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,这也是很正常的事。

有的车,喜欢停在停车场的门口,那是为了出去方便。我们的心也一样,有些人进来了,本来就是为了某种目的,带着功利心进来的,他的目的达到了,或者眼见着你并不能如他所愿,抑或他认为你不再对他有价值,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开走,一溜烟跑得没影没踪。这一点也不值得惋惜。

有的车,总想停在显眼的位置,那是要引起你的注意,害怕遭冷落,受伤害。他可能是刚结交的朋友,也可能是你的亲人。它提醒你,进入你心中的人,你都应该呵护他们,给他们应有的照顾和温暖。一个想长期驻留在你心中的人,他就像一辆驶进停车场的车,往往会自觉地找一个僻静之地,本分地停靠,然后,默默地注视你,关注你,与你同喜同悲。这样的人,不是亲人,就是爱人、知己。因为安分,因为不显眼,因为不争不

## 连载



时那种随时准备捣乱、随时准备捉弄人的诡计多端的神态为之一扫,他很认真,或者说,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认真。刘健飞走进教室,从书包里掏出八毛钱,一个五角黄币,三个一角白币。他在手里摆了一下,然后绷紧了,小步往座位上去。何用功抬起头,向刘健飞友好地一笑。

刘健飞不笑。他坐下来,放好了书包,扭过脸来小声说:“何用功,还你的八毛钱!”他把手伸开。

何用功一推他的手。刘健飞急了:“喂?不是说好的八毛钱吗?你可不能赖账!”何用功轻轻一笑,说:“刘健飞,我不要了。”

“不许耍赖!你不要钱,要笔是吧?你要我的笔那我何用啥?说好的八毛,他要赖!”刘健飞转向向外争取同学们的支持。范梅和刘二秀走到教室门口,听见刘健飞的声音,都一愣。

何用功显然也急了,说:“刘健飞,我不要钱了!我也不不要你的笔,我有笔了!”他说着,举起来手里的花杆钢笔让大家看。

“不要钱,不要笔,那你要啥?”刘健飞瞪大眼睛。

“我啥都不要了!好了刘健飞,听明白了吗?我不让你赔了!”

“不让赔?你会不让赔?”刘健飞显然不相信。

“因为你赔我我心里难受!”

何用功摸一下胸脯。

“我赔你,你心里难受?”刘健飞轻拍着胸脯琢磨话味儿,“那你

说,我不赔你,我心里好受?”

“行了行了刘健飞,何用功不让你

赔你还吃亏了不是?老哪嘴没说完!

范梅大声说过,自己禁不住也嘟囔一声,“人要是想进步了还真不容易,周围人都不想好好配合!”

刘二秀咧嘴地笑起来。

数学作业发下来了,同学们

争看自己的成绩。

刘健飞掀开作业本,到处是

红色的对号,其中一道题显然有问题,老师在旁边批着:再想想!

老师相信你一定会明白。

啊!刘健飞拿起笔,几下子改完了,得意地左顾右盼。

何用功也在改错,他往后面一翻,本子用完了,只剩大半张后皮儿。

何用功犹豫了一下,就往后皮儿上写。

“喂!”刘健飞似有所悟,连忙掏出个本子递给何用功,“给!”

“干啥你?吓我一跳!”何用功有些不满。

“给你!”

“给我?干啥?”

“写作业呀!”

“写啥作业?”

刘健飞笑了:“你本子用完了,支援你一个写作业!”

“啊啊,真的?”

“真的!”

何用功笑了,接过来翻几下,连忙写上自己的名字:

何用功歪头欣赏了自己的

签名,又看了看手里的花杆钢笔,

忽然想起了什么,连忙扭过脸说了声:“谢谢,谢谢呀!”

“嘿嘿嘿嘿。”刘健飞笑着,轻捶了一下何用功。

“嘿嘿嘿嘿。”何用功也笑了,高兴地回他一捶。

4

高虹老师的歌声像初春的风吹进滩涂小学,眼看着那层冰迅速融化。高老师的数学歌像暖春的风扑面而来,一下子催动了满园的花蕾。

范校长“数学大合唱”的鼓动像暮春的风飘荡不止,可以看见,一朵一朵的鲜花正在怒放。